

战争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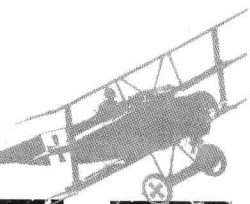
历史★典藏

[美]约翰·托兰德 等著 By John Toland

二战亲历者回忆录
DAYS OF WAR II



DAYS
OF WAR II



战争风云

二战亲历者回忆录

[美]约翰·托兰德 等著 By John Toland 陈景松 译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风云 / (美) 托兰德等著; 陈景松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04-3913-1

I. ①战… II. ①托… ②陈…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247号

战 争 风 云

作 者: [美]约翰·托兰德 等

译 者: 陈景松

责任编辑: 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张: 19.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913-1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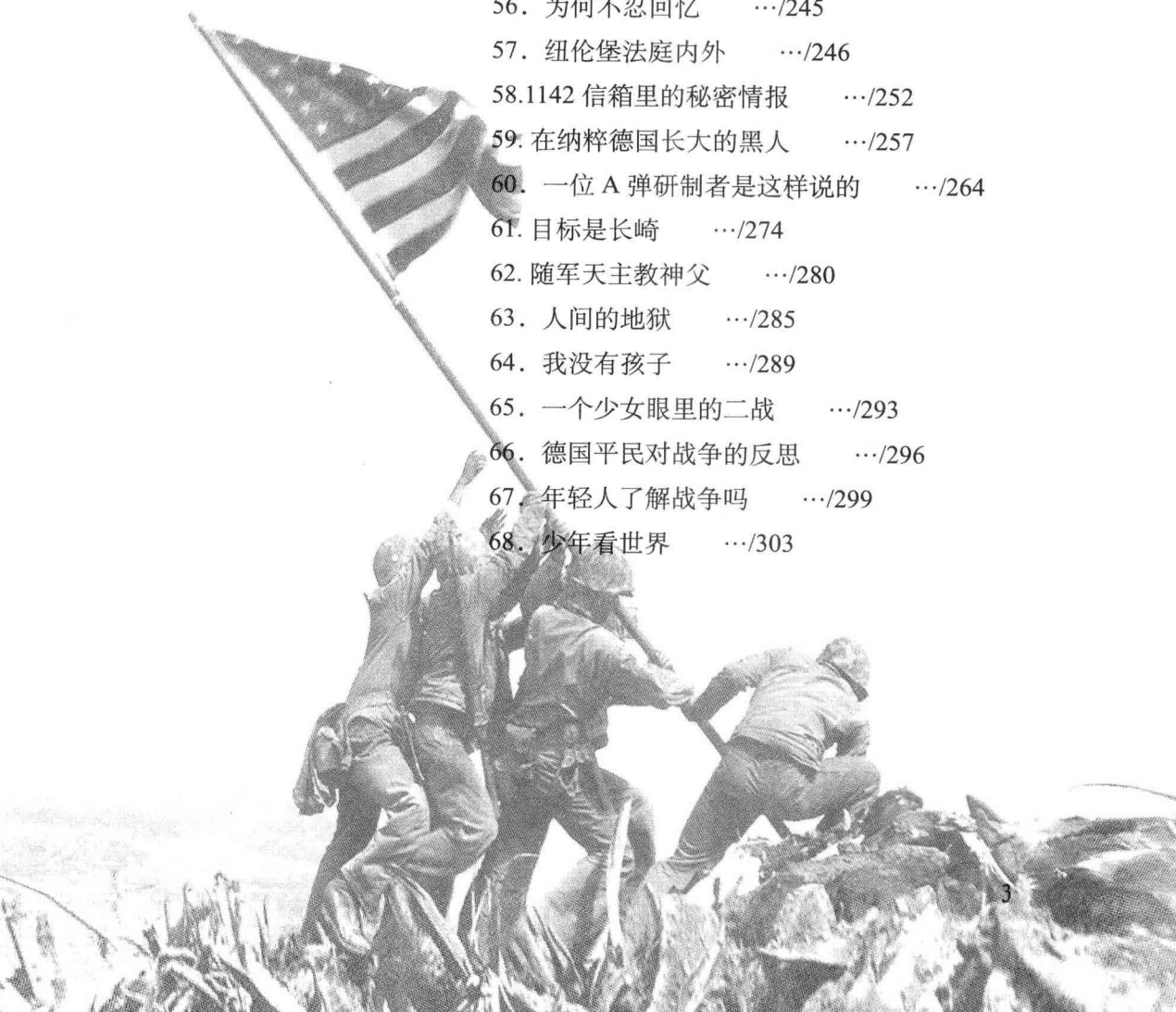
1. 没有准备的那个早晨 ……/001
2. 受惊的旧金山 ……/006
3. 尴尬的身份 ……/008
4. 在西线的生死一瞬间 ……/012
5. 被自己人所伤 ……/021
6. 在冲绳岛被逼出的残忍 ……/030
- 7 战争给予我们的 ……/035
8. 在菲律宾和日本的遭遇 ……/038
9. 在寒冰地带开往俄国的战船 ……/050
10. 战争给黑人带来了什么 ……/054
11. 对主妇来说，生活远不是电影那样的 ……/056
12. 伤员与年轻的护士 ……/062
13. 一个不知道怎么生活的人 ……/068
14. 战争中的幸运儿 ……/070
15. 种族之间的是是非非 ……/072
16. 国家怎样对待拒服兵役的人 ……/079
17. 开赴中国战场 ……/087
18. 一个海军少将的反思 ……/092
19. 从军校毕业生到将军 ……/096
20. 没有真正的赢家 ……/099
21. 投降前迷茫的东京 ……/104
22. 大轰炸 ……/108



23. 投降后日本人眼中的美国兵 …/112
24. 在德国，如果有人不支持纳粹 …/116
25. 列宁格勒——兵临城下 900 天 …/119
26. 德国人眼里的英国兵美国兵 …/120
27. 战时一个导演的起落 …/123
28. 诺曼底战役中的生生死死 …/129
29. 光荣的黑人独立坦克团 …/138
30. 对亡夫的情愫 …/143
31. 照顾已故战友的妻子 …/146
32. 历经百战而获得的自由 …/150
33. 战地军医一天 36 小时 …/155
34. 炮火中的“胆小鬼” …/160
35. 那一刻的欣喜无法比拟 …/165
36. 一个普通士兵的发财记 …/169
37. 战时和战后的生意 …/177
38. 在后方掘第一桶金 …/179
39. 被东方迷住了的总统特别顾问 …/182
40. 罗斯福关于战时的军工企业的想法 …/185
41. 对于战时工业发展的争论 …/187
42. 新政时期各派纷争 …/191
43. 美国秘密使者这样说斯大林、丘吉尔 …/194
44. 艰难推行依法雇佣黑人 …/196



45. 一位优秀黑人飞行员遭受的不公 …/199
46. 担任“美国之音”的播音员 …/205
47. 对敌国的广播宣传 …/208
48. 艺术也要从属于战争 …/210
49. 种族主义引发的冲突 …/214
50. 人间无义战 …/220
51. 纳粹集中营的非人生活 …/224
52. 犹太一家人的命运 …/230
53. 谁来为犹太人的不归路负责 …/233
54. 令人难忘的易北河会师 …/239
55. 残雪中的败军 …/244
56. 为何不忍回忆 …/245
57. 纽伦堡法庭内外 …/246
58. 1142 信箱里的秘密情报 …/252
59. 在纳粹德国长大的黑人 …/257
60. 一位 A 弹研制者是这样说的 …/264
61. 目标是长崎 …/274
62. 随军天主教神父 …/280
63. 人间的地狱 …/285
64. 我没有孩子 …/289
65. 一个少女眼里的二战 …/293
66. 德国平民对战争的反思 …/296
67. 年轻人了解战争吗 …/299
68. 少年看世界 …/303



1. 没有准备的那个早晨

此人庞然大物，一副相扑摔跤家的派头，现在洛杉矶管着好几栋公寓楼房，说他是楼群的保卫人员，也行。他多病，但神态和顺，自谓“上年纪了，又爱吃点好的，得了糖尿病，麻烦得很”。他是夏威夷人。

那年我16岁，在珍珠港海军船坞当管道学徒工。1941年12月7号那天，啊，早上8点左右，奶奶把我叫醒，说日本人炸珍珠港了。我说：“是演习吧！”她说，不是演习，是真的。这时听到广播里叫珍珠港所有的工人快去上班。我跑到阳台上，只见空中有高射炮的火光。我叫了一声：“啊呀，兄弟哎！”

我家离船坞四里地。我跳上摩托车跑了不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才到，只见一片混乱。

我是在一条叫“肖”的军舰上干活的，在船坞里着起了大火。我正往车间去拿工具箱，又来了一批日本飞机。我赶紧钻到浮动船坞的水泥台阶下面，“宾夕法尼亚”号战舰正靠在那儿。有一个军官走过来叫我到那条军舰上去救火，原来一个炸弹炸穿了三层甲板，而下面就是弹药库，尽是军火、炸药、炮弹，随时可能爆炸。我说：“要我去，没门儿。”那时我还年轻，刚16岁，人又不傻，一个钟头才挣六毛二，谁犯得上！（笑）

过了一星期，他们把我送上了海军法庭。判决说，我不是军人，不能给我下命令。那时还没有实行戒严法。反正因为我才16岁，又参加了下水救人，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那天另外有一个军官叫我下水去救一些从船上震到水里的手。他们有的失去知觉，有的已经死了。我跟一些夏威夷人在港里游来游去，也不知弄上来多少人，也不知多少死，多少活的。有人只管装救护车拉走。我们一整

天干的就是这活儿。

当天晚上，我开车把一卡车的海军陆战队员送到帕洛罗谷地，因为有人报告说日本人在那里空降了。一路漆黑，陆战队的司机谁也不知怎么走。一共两里路，到了那里一看，哪有什么空降！倒是有人家亮着灯，陆战队就朝它开枪，灯就灭了。（笑）

于是我又回到水泥台阶下边去过夜了。“宾夕法尼亚”号上有人踏着装甲板散步，刚点上一支烟，只听得顿时枪声大作，冲他打过来。打着没有，我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工具上了“西弗吉尼亚”号，那家伙整个翻了一个底朝天。从船里找出不少人来。“亚利桑那”号也彻底完蛋了。“犹他”号也一个样，里面都有人。我们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揭开了“西弗吉尼亚”号的上层，把船正了过来。干到第十八天，发现里面居然还藏有 300 个大活人呢！

这些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不知道。太忙了，没有顾得上问。（笑）足足花了两个礼拜才把火灭了。我们连轴转干了三天三夜，兴奋极了，也乱极了。有些水兵用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去打日本飞机。五英寸大炮哪里打得下飞机来！这号炮弹射程有十英里，结果，不等爆炸，都落到檀香山市里了，死伤不少人。三天后我回家，听说有一发炮弹打中了我女朋友家。我跟她要好，已经，唉，已经差不多三年了。我们两家只隔几条街。当时说是中了日本炸弹，后来才弄明白是美国炮弹把她炸死了，当时她在换衣服准备上教堂做礼拜。

遇到邻居（多半是日本后裔），无人不哭。谁都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前途如何。

接着实行戒严法了。人人都得工作 12 小时，早 6 点到晚 6 点。晚 6 点以后不许上街，早 6 点以前也不许。全岛实行军管。谁不上班，警察上门来抓了就走。人人都得干活，装沙袋之类，反正得干，无一例外。谁要请病假，就有护士到家来核实情况。不按时上班的，游手好闲的，送去坐牢。什么公民自由，一概顾不上了。

我没听说有谁犯了叛国罪。是有间谍，都是日本大使馆雇的。但是如果

把普通的日本人都抓起来，珍珠港就没有劳动力了。岛上的日本人后裔有 13 万，抓了他们，就没有店铺、旅馆了，什么都没有了，全城都得关门。这些日本人受尽了侮辱，特别是受当兵的气。他们只有忍着，不敢还嘴、还手。

我想当兵，但是人家不收，说我的工作重要。这时我已经升作正式装修工了，工资从每周 32 元长到 125 元。这一年我不断要求上前线，最后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信，告诉他说我怎样痛恨日本人狂轰滥炸；我还有一些朋友牺牲了。他批准我入伍。军是参上了，可是工资一下子跌到了每月 21 元。（笑）

入伍手续由奶奶替我签的字，因为我才 17 岁。她说，怕是活着见不到我了。果不其然，她在我日后回家的头一天过世了。那是 1946 年 1 月。

入伍之后，他们打算送我去得克萨斯州受训。我马上又给总统写信，说我对得克萨斯不感兴趣，要求上前线。白宫批复说让我编到作战部队。这次我因为没有按组织手续办事，所以受到了洗 30 天盘子的处分。

“到部队后，他们问我，‘你是哪一种族的人？’我听不懂，因为夏威夷从来没有问别人是什么种族的。他们说：‘你父母原籍哪里？’我说他们出生在夏威夷。‘祖父母呢？’也是夏威夷。‘那么曾祖父母呢？’我说他们有欧洲来的，有西班牙来的，有威尔士来的。他们说，‘那么你是高加索人。’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白种人呗！’我看看自己的皮肤也够黑的，太阳晒的，就说，‘你们开玩笑！’（笑）他们给我写上高加索人，跟其他夏威夷人不一样。

“几个新伙伴叫我别跟队伍里三个人说话。我问，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我说：‘犹太人怎么了？’他们说：‘你不知道？他们把耶稣基督杀了。’我说：‘就是这几个家伙干的吗？他们不像有那么大岁数啊！’他们说：‘你是想装帅？’我说：‘不是想装帅。可是我记得耶稣是 1900 年前被杀的嘛！’”

我分到了第七步兵师，正赶上往马绍尔群岛的克瓦加雷开拔，六天才到，然后又回夏威夷。上面叫我跟其他几个夏威夷人一个劲儿练游泳，练

了又练，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说：“准是艾莉诺要来了。”^[1] 谁知我这就被带到檀香山联邦调查局去问话了，问我怎么知道总统夫人要来。我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他们说：“那么你怎么说艾莉诺要来了。”我说：“是这么回事：我们练这玩意儿足足两个月了，我琢磨准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他们说：“得啦，闭上你的嘴巴！”

有一天，突然通知要进行游泳表演。我们把汽油浇到水面，点上火，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后来又叫我们穿好衣服参加检阅。所有的人都挨个检查一遍，看枪膛有没有装子弹，也不准带小刀。其实我们还有刺刀呢。（笑）我走过检阅台时，看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罗斯福总统。

我们晓得部队要有事了，但不知去哪儿。上面传下话来说我们要去非洲，跟踪隆美尔^[2]。我们第七师的主力，是在莫加伏沙漠受过训的，大家总以为一定会派到非洲，结果却去了阿留申群岛。我们也认为自己非洲是去定了，命令却是太平洋。他们说去什么雅浦岛。简直是乌鸦嘴！

“这时候我已经当上了中士，因为我们受过丛林战的训练，熟悉热带。但却偏偏派我去阿拉斯加^[3]！（笑）去了三个月又把我送回来了，因为我在那里冻得发抖。那个地方，真他妈太冷了。（笑）”

几天以后，东京玫瑰（译注：战时日本电台有名的英语女广播员）广播说：“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晚上好！我知道你们正在开往菲律宾的途中。”她还真说对了。（笑）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3月我们一直在菲律宾，光打仗。

我打仗很小心，决不冒进。我们有几个日裔小伙子翻译，够英雄的。他们爬上开过来的日本坦克，又敲又砸，用日本话喊话，等坦克盖子噗地掀开了，就塞进去一颗手榴弹——嘭！

我们的下一站是冲绳岛。1945年4月1日登的陆，没有遇到抵抗。过了几天，消息传来，罗斯福总统死了。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听人说一个叫

[1] 指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2] 德军非洲军团司令

[3] 美国一州，地处西北，近北极。

杜鲁门的人接替了他。我问：“杜鲁门是谁？”我们在冲绳一共待了82天。我照规矩办事，看见日本人，开一枪就跑。一枪就跑，就这么干。我心里老是害怕，直到打下了87号高地才不怕了。

我们把日本的牛岛将军和他的部下统统活埋在一个山洞里了，这是这次战争当中最糟糕的一件事，所以我不喜欢冲绳那茬事。日本人总是躲进山洞不出来，女人、小孩、当兵的都有。我们爬上小山头，把成桶的汽油用绳子往下吊，然后对油桶开枪，油桶爆炸，就把洞里的人活活地憋死了。

我亲手开枪打死过一个日本女人，因为她夜里通过我们营房外边的空地。我们再三空投传单，晚上禁止通行，因为看不清是军队还是百姓。我们营地外面修筑了环形火网，不管谁走进这个圈子，就开枪。那天晚上我开枪了，白天一看，是个女的，背上绑着一个小孩。子弹从她前胸打进去，穿透了孩子的背部。

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是我心里一个疙瘩，解不开，像是欠了人命。唉，黑糊糊的，就看见一道影子，弯着腰，当时看不清是军人还是百姓啊！

那一阵子，我每天要喝小半瓶威士忌，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拿钱买的。只有灌够了，我才下得了手杀人。我的不少朋友是日本后裔。我每次扣动扳机，或是往洞里喷射火焰，心里总是想：要是这个人永世回不了家，他的亲人会怎么样呢？他总有老婆孩子什么的吧。

演给我们看的电影里，日本女人都不哭，默默地领走骨灰盒。我知道并不是这样。她们回家去哭。

那时我早上一起床就喝酒。要不，怎么打仗？我们有时自己做酒，有时跟海军买。水兵偷官儿们的酒。（笑）酒有时要75元一瓶，有时拿一面日本旗去换。找一块降落伞布，涂一个红圆圈，再打上几个枪眼，交给海军，他们能给一瓶威士忌。

1915年8月14日是我生平最后一次喝酒，我想就是那一天。瑞典的电台广播说，日本人想跟美国人接触，结束战争。我们简直高兴疯了。当兵的抄起枪就放。我赶紧跑进自己的掩体躲起来，因为子弹到处乱飞。那天晚上，单是我们营地就有32个人被庆祝胜利的子弹打死。

自那以后，我确实做到了滴酒不沾。其实我过去本来就不喝酒。我是在菲律宾看到男女老少和小娃娃被炸死，才喝上酒的，这些尸体就在路边，我

们的坦克从他们身上开过去。

唉，直到现在，我夜里还经常睡不着，就因为打死的那个女人。总梦见她，睡不踏实。两星期前还做过这个梦……（他吐出一大口气，比叹息更吓人。）

啊，我觉得如果还有什么国家想打仗，干脆找个没人的荒岛，把双方集中到那儿去厮杀就是了。更好的办法是把要打仗的政客送去，让他们自己去打个你死我活。现在搞的什么原子战争竞赛，简直愚蠢透顶，花这么多钱杀人，救人倒没有钱！简直是疯狂世界！

我在华盛顿当了15年警察。遇上劫持人质的事，我总是耐心等待。最后，那个人一定会投降的。用不着大喊大叫，一路格杀过去。我管的地段总是黑人区。我从来不开枪。我跟他们谈，谈了又谈。有一回，屋里藏着三个人。我放下枪走进去。我说：“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你们自己也别想走得出来，外边好多人在等着。把枪给我，出来吧。坐几天班房就是了，不会送命进棺材的。”他们说：“你疯了。”我说：“我想你们没有疯吧！”三个人都把枪交给我，乖乖地走了出来。我就是不喜欢杀人。

（约翰·卡西亚）

2. 受惊的旧金山

这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塔·罗莎。我跟他弟弟弗兰克谈话当中他走了进来。他是律师，事业有成就，体格健壮，谈吐流畅而朴实。我从圣·罗斯做完弥撒回家，躺在地毯上看当天报上的幽默栏，耳朵里忽然听到关于珍珠港的消息。收音机一直是开着的，可能正在放格兰·米勒或者贝尼·古德曼乐队的演奏。这消息究竟说明什么，我好一会儿都没有明白过来，虽说我家已经有一个兄弟去加拿大接受驾驶喷火式战斗机的训练，但加拿大也好，珍珠港也好，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很难想象我们竟然真的打起仗来了。

当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去了旧金山。我们的那一部破雪佛兰车，在金

门桥上被国民警卫队员拦住，伸头进来看了一下。后来听说当天晚上有一个妇女在桥上被开枪打死了，因为她不听警卫队喝令停车。

我们开车到了市中心，真是大开眼界。市场大道已经乱作一团，联合艺术家剧院门前不是有一块装着一闪一亮电灯的大广告牌吗？此刻只见人们正在往它上面扔东西，抄到什么是什么，要把灯光砸灭，一边大喊“关灯！关灯！”偶尔也有打中的。其实剧院并没有得到要熄灯的通知。

汽车寸步难行，街上全是人，汽车道、电车道统统堵塞了。大家乱扔石头，有什么扔什么。一辆电车开过来，就是旧金山的那种可笑的老掉牙的有轨电车，车前有一盏圆形大灯。有人高举棒球棍，冲上去把它砸了个稀烂。整个城市仍然灯火辉煌，办公楼的灯都开着，我对我的朋友说：“咱们趁早溜吧，别等人家砸我们的车灯。”

那时我是旧金山大学四年级学生，寄宿人家那天只有房东太太跟她女儿在。我一进门，屋里漆黑，便啪的一声打开了灯。只听凯勒赫太太尖叫起来：“丹尼斯，关灯！日本鬼子来啦！日本鬼子来啦！”她和女儿坐在睡椅上，缩作一团，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她说：“金门桥挨炸了！”我说：“凯勒赫太太，几分钟前我刚从那儿过来，什么事也没有。”我见她们吓成那样，只好把灯关上。

这家的男孩子弗兰克在旧金山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队里，他接到电话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到学校来，我们要组织抵抗！人们整天听广播，确信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在沿海各处登陆，占领了古堡。电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这一套，歇斯底里透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看第十二街和巴波亚的拐角上并没有日本人，恐惧情绪才缓和下来。一夜漆黑，总算过来了，没有挨炸，于是又都照样吃起早饭来了，一切差不多恢复到了正常。我们是有点人心惶惶，但是还没有到开了锅的地步。

在加拿大的比尔打电话给母亲问我们好不好，他在那边听说旧金山和西岸的大部分地方遭到轰炸。我们的家庭医生的妻子萨斯顿太太打铺盖回亚拉巴马老家去了，医生对她说：“你走好了，我不走。”于是她便收拾首饰细软上路了，把丈夫一个人留在一座漂亮的大房子里。

不出一星期，来了一连得克萨斯国民警卫队，足有六七百人，驻扎在老

游艺场大楼里。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为了使我们的不受侵略，人人都跑来保护我们。但是报纸没起到什么好作用。《考察家报》的标题是：“日军入侵西岸”。我们这里只有赫斯特报系的报纸。我们的反应实在像一伙傻瓜。

我到旧金山去应征入伍，可惜眼睛不合格，没有当上海军。我想，若不快溜，准得被陆军抓去，所以拿了我的水手证件，赶紧爬上一条美孚石油公司的船，尽快逃出了那个地方。

(丹尼斯·基根)

3. 尴尬的身份

回想过去种种，我有时不禁纳闷：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他是在美国出生成长的第二代日本人后裔，会计师，今年57岁。他父亲1904年从冲绳移民到美国，曾在墨西哥的农场和煤矿上干过活，随后经营水果蔬菜业达37年，终于成为受社会尊敬、有地位的商人，是洛杉矶日本商会的一位领导人。他母亲是从日本本土来的。

1941年12月7日晚上，我父亲正在参加一场婚礼，穿着一身晚礼服。招待会刚结束，联邦调查局的人就等在外边了，至少抓走了十几位客人，送进了县监狱。

足足有好几天，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点消息也没有。等弄清楚了，我妈、妹妹和我就去探监。在进门过道等候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看到父亲走出来，感到心酸难忍，不说话，只是哭。父亲穿着囚服，披一件粗斜纹布外套，背后有个号码。

屈辱之情真把妈妈整垮了。她是花道中人，还会弹琵琶。她深受日本文化的熏陶，看待荣辱重于生死。她从此病倒，又染上肺结核，住进了疗养

院。我们疏散去外地的时候，她病重不能动，留下了，随后就死在那里。

父亲疏散到蒙大拿州的密苏拉。我们收到过他的几封信，当然是经过检查的，说他平安，剩下我和妹妹，我15岁，她12岁，1942年4月我们疏散到圣·安尼大。事先并不知道去哪儿，去多久，也不知道该带什么。于是，我们只带了一把牙刷，一些梳洗用具，几件衣服，拿得动多少拿多少，就这么随着一列车队上路了。

圣·安尼大原先是个跑马场。现在马厩改装一下住人。我跟妹妹还算运气，住在营房里。住马厩的人只好跟臭气共处。一切都是公用的，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考虑。厕所也是公用的，这对于妇女尤其难堪。家长根本管不了自己的孩子。我没有了父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一想到那些日本家庭的遭遇……。

1942年9月，叫我们离开圣·安尼大。到哪儿去，不知道。动身前，正好父亲也来了。他是跟几个从密苏拉放出来的人一起装在一辆军用卡车的拖车上拉进来的，像牲口一样。当时的情景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正好在大门口，眼看他进来。相见之下，真是悲喜交集，我们分开已经一年了。

说也怪，父亲从来没有认真谈过他当时的感受，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从来不表示什么愤慨。我无法理解：一个人辛辛苦苦多少年挣来的家当，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日本话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叫“格蛮”，意思是坚忍。老人总是给下一代灌输这种思想，要坚忍，逆来顺受，不要反抗。

父亲本来是个外向的人，积极热情。过去他的为人处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到了圣·安尼大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其他许多人，装满好几列火车，挤极了，窗都关着。一路上大家心里打鼓：他们到底要拿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这些第二代美籍日本人对政府是彻底信任的，相信它不会对我们采取任何断然行动。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全部信念寄托在美国身上了，这是他的祖国。

唉，走了好几天，才到了科罗拉多州的阿马奇。走这一路，就不寻常，我们到了堪萨斯边界，一片平川，荒寂不毛，除了营房之外一无所有。没有树，没有景，像关犯人的集中营。我们从原来的生活环境突然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营里也办学校，但是可笑极了，至少纪律松弛极了。你愿意学，好嘛；

不学，谁管你！有些老师很认真，大部分不负责任。有一门基础课叫美国历史，里面还大谈其自由呢。（笑）

一年之后，我被送到犹他州的甜菜农场去干活。有合同或有活干的人，才可以离开集中营。干活的报酬微乎其微。工头领我们干活；农场主通过他付工钱给我们，都是计件活儿。收获季节大约去 15 个人，干完了还回集中营。

如果在别处有工作干，也可以到西部防区管辖以外的地方去。我曾经在芝加哥找到过一份工作，糖果厂仓库管理员，一小时 75 美分。我在集中营只待了一年。我妹妹在那里一直待到集中营解散，前后大约三年半。父亲住过各式各样的集中营，先后四年。

我这样干完一种工作干另一种的情况大约有一年时间，之后就到了服役年龄，只好去登记。我应征入伍当兵，而我父亲和妹妹则关在集中营里等待战争结束。真够讽刺的！

1944 年年中我在预备役里还没有正式入伍的时候接到父亲的电报，说母亲病危。我马上离开芝加哥到科罗拉多州西部防区去办通行证。这得花好几天时间，这期间我母亲去世了。

我们想在父亲和妹妹的集中营里为母亲举行葬礼，所以我决定到加利福尼亚去领她的骨灰。我到加州尼多尔斯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有人在车站等着我，任务就是监视我。我在那里期间，这人一直跟着我。睡觉，上厕所，一步也不离。

到洛杉矶，一下火车，就有一个从地宪兵和一个军事警察把我截住。他们押着我走出车站。那滋味真……（他说不下去）没法形容。当时，我本人随时都会穿上他们那样的军装去当兵的啊！那时车站总是挤满了人。他们押我走出车站，人们看出我是东方人，认为我不是逃犯，定是特务。他们骂我“臭日本人”，我听得很清楚。

到了旅馆，联邦调查局的人让那两个军人走了，自己留下。他对那种局面也很讨厌。他知道我是美国公民，预备役军人，认为派他盯着我实在没有道理。可是这是上级交待的任务呀！我们还交谈了各人的情况，他妻子快临产了，他却不能跟她在一起。他认为这事荒谬透顶。

我分配在诺克斯堡的装甲师。我们刚到米德堡准备上船，欧战就结束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些美籍日本人。我们都在部队里，该不该

送到太平洋那边去？那样一来，他们可能连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都会搞不清的。（笑）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在旧金山湾的麦克多威尔堡，那是交接日本战俘的一个点。我和许多战俘乘一条船。我很吃惊：那帮战争初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在塞班岛被俘的日本职业军人，根本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说这是宣传。但是普通士兵不一样，我们可以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年纪很轻，所谓娃娃兵，可以像对孩子似的跟他们讲话。他们很恐慌，回去也是一无所所有啊。冲绳毁了，好多人已经家破人亡。

我一有假期，就去集中营看望父亲、妹妹。对我来说，回集中营就是回家探亲。那时我们尽量利用一切条件往高兴处做。我们按美国规矩庆祝圣诞节，尽量使生活轻松一些。

战后回到洛杉矶，我们认定只有坚决当美国人这一条路可走。对日本的文明，我们很失望。我本人当时的情绪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好样儿的。现在想想，为什么还要证明呢？这不就是我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当过大兵，怎么还要证明呢？可是当时反正有这么一种情绪，非要证明自己是真格的美国人不可，明白吗？

想当初，我的父母把我送进教日本文化的学校去受教育。在这一方面，我和妻子对我们的孩子一点儿也没有操心。我们搬到了洛杉矶附近的一个白人区住下，过典型的美国郊区生活，变得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很保守。我和妻子常常议论这事，觉得只有这样，跟周围打成一片，成为美国白人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把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告诉孩子。这四十年沉默，我觉得，其实也和日本人的另一个特点有关系：受了侮辱，总要想办法捂着盖着。我们这些人关进集中营，吃尽苦头，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别提了，捂着吧。

我的大女儿凯蒂，读大学四年级，要写一篇关于当年集中营生活的论文。她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好去采访。奇怪的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愿意提那段往事。被她采访的人无不情绪激动，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旧事重提。我也一样，第一次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简直说不下去。终于说了出来，心里反倒松快了。这件事多年来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总想一吐为快。